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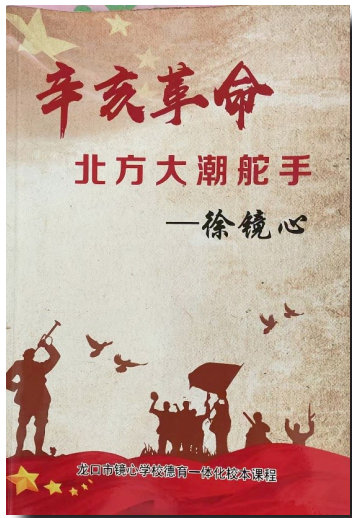
烟台故事

追寻曾祖父徐镜心的印记

徐学舫 徐春辉 撰文/供图



徐镜心



龙口市镜心学校校本课程

北海之滨，龙口市黄山馆镇馆前后徐村——这里是辛亥革命先驱、我的曾祖父徐镜心的家乡。

一

馆前后徐村历史悠久，人杰地灵，我的曾祖父徐镜心就是从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走出的辛亥革命巨子。

徐镜心，族名文衡，字子鉴，1874年出生。他自幼聪慧，爱好广泛，博览群书，有过目成诵之本领。他襟怀远大，1903年春告别妻儿、父母，东渡日本深造，被留日学生推举为“山东同乡会会长”。1905年，徐镜心在东京与孙中山、黄兴、宋教仁等相识相知，结为革命同志。是年7月，徐镜心成为同盟会章程起草委员会委员。8月20日，他在日本东京参加组建“中国同盟会”，被孙中山委任为同盟会北方支部长，兼山东同盟会主盟人。北方支部是同盟会国内五个支部之一，下辖内蒙古、直隶（天津）、山西、陕西、山东、辽宁、黑龙江及吉林。孙中山常以“南宋北徐”来激励革命同志，时有“南宋（教仁）北徐（镜心）”之称，亦有“南黄（兴）北徐（镜心）”之誉。

1912年8月，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，徐镜心被推举为国会议员、民国军事股常委、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。1914年4月14日，徐镜心因坚定恪守民主共和之信念，

坚决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、专制独裁、卖国求荣之卑鄙行径，被袁世凯杀害于北京。

二

我的父亲徐士温自懂事起，经常听曾祖母及祖父讲述曾祖父的革命故事。1963年的一天，父亲通过熟人获悉曾祖父的秘书张静斋的信息，于是匆匆赶往济南拜访，试图探寻曾祖父的革命历程。

怀着崇敬的心情，父亲叩响了张静斋的家门。76岁的张静斋得知徐镜心的孙子来访，心情愉悦。得知父亲的来意，张老回忆起他与曾祖父徐镜心革命时期那段难忘岁月。

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爆发，同盟会北方支部长徐镜心赶往济南，意在南北合力，推翻清朝。依据北方革命形势，徐镜心亲自拟定《山东独立大纲》七条，其主要内容是：“1、山东省自今以后与满清政府永远断绝关系。2、山东省之土地、财产，山东人自有主权，满清无论抵押给何国、何借款，本省人民概不承认……”

父亲一边聆听张老的讲述，一边认真地做着笔记。临别时，张老叮咛父亲：“铭记祖父丰功伟绩，继承祖父的遗志。”父亲听后，连连点头。时隔一个月，张老给父亲寄来两本书，一本是《山东近代史资料》，一本是《辛亥革命回忆录》。父亲收到书后，爱不释手，视为珍宝。

1984年，父亲经族祖父徐叔明介绍，在北京拜见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、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屈武老先生。屈老很高兴，应父亲的请求，忆起辛亥革命时期的峥嵘岁月和徐镜心牺牲时那段惨烈的经过。

1914年1月10日，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，指示军法处密造伪证，将徐镜心逮捕入狱。由于徐镜心才华横溢，袁世凯企图谋为己用，便以甘肃都督、留学督学为诱

饵。可徐镜心始终恪守民主共和之信念，不为高官厚禄所动。最后，袁世凯令手下动用极刑，用铁丝穿过曾祖父的肋骨吊在房梁上、在腋下剥离皮肉，灌入煤油，置入纸屑，点燃焚烧。又用木板夹裂头骨，用竹签穿过手指甲。可徐镜心刚直不阿，宁死不屈，于4月14日凌晨英勇就义。

聆听屈老的讲述，父亲眼含泪花，曾祖父的英勇壮举在父亲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。

三

1980年，在我当民办教师的第五个年头，我翻看中国历史教科书，发现上面没有曾祖父徐镜心的事迹介绍。于是我按图索骥，给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教材编辑部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负责同志写信，表达了作为徐镜心后人的心愿。时隔4个多月，当时的历史研究员卫香鹏先生回信，他要我在家乡搜集曾祖父的相关资料，力争弥补这段事迹。遵卫香鹏先生之意，我在本村走访了与徐家先辈关系密切的老人，丰富了曾祖父的家庭状况、办学历程及在当地的革命事迹。

1984年，卫香鹏在《中国民国史资料丛书稿人物传记》中撰写了《徐镜心》一文，从而为后学留下了信史。后来，经过多方努力，曾祖父徐镜心的事迹终于入选教材。《中国历史》七年级上册介绍了曾祖父徐镜心的革命历程，并配有曾祖父徐镜心的遗照。

青山绿水留浩气，翠柏苍松慰英灵。2013年，为纪念曾祖父徐镜心为教书育人作出的贡献，龙口市将原黄山中学更名为“龙口市镜心学校”。镜心学校更名后，我以《辛亥革命北方大潮舵手——徐镜心》为题，编写了镜心学校校本课程，让学子们可以了解先烈的卓越功勋。

往事如昨

那一抹红

孙明浩

记忆是有颜色的。1974年的那一小截，便是一抹怎么也绕不过去的红。

那年我十四岁，在村里的小学读书。说是学校，其实就是偌大一间砖瓦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五个年级，四十几个顽皮的农村孩子，各自搬着家里高矮不一的板凳，挤在同一间屋子里跟读、练字、背书。全校只有一位本村的女老师，操着一口带泥土气的普通话，轮流给五个年级的孩子上课。日子清贫又缓慢，慢得像村口那架老旧的水车，日复一日吱吱呀呀，没有尽头。

岁月的平静在一天放学后被打破，我们七个孩子被单独留在教室，老师的面色庄重。没有音乐，没有旗帜，没有隆重的仪式，却令我们瞪大眼睛，心跳加速：老师从抽屉里拿出几条崭新的红领巾！昏暗老旧的教室里，那抹红像燃起的火苗，安静、热烈。

老师挨个儿为我们佩戴红领巾，粗糙的棉布边角轻轻蹭过我的脖颈，老师的手指利索，耐心地在颈前细细打结。一股热流瞬间冲上心头，我低头凝望，小小的红领巾垂在我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上，鲜亮夺目，瞬间照亮了我的童年。老师后续的叮嘱我大多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最后一句：“这是红旗的一角，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。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。”

那天放学，我几乎是掂着脚尖飘回家里的。那条红领巾，是我年少时的无上荣光，让我满心珍视、无比自豪。往后的日子，我对红领巾珍惜有加，生怕沾染半点尘土，回家后即解下来，折叠整齐，放在炕头。睡觉时，叠好

压在枕头底下。

孰料百密一疏。我尚未上学的弟弟，一双眼睛始终盯着我胸前的红领巾。一个闷热的午后，他偷偷解下我的红领巾，系在自己细瘦的脖颈上，跑到村口和一群光屁股孩童炫耀嬉闹。这一幕，恰好被路过的老师撞个正着。老师快步上前，一把解下弟弟脖子上的红领巾，拿着走了。

往后的日子，看着其他同学胸前鲜亮耀眼的红，看着他们挺直的脊背，我却仿佛被剥去了所有光环。那段日子只短短两周，在我心中却如同煎熬，无比漫长。

终于，那天早晨，老师再次将我叫到办公室。她递来那条早已被洗净、熨烫得平平整整的红领巾，神色温和地说：“记住，这是不能拿来要的东西。往后要收好，更要明白它的分量，戴上吧。”我双手颤抖，郑重接过，认真戴好。

转眼“六一”儿童节到，各村小学生齐聚下张家联中，举办盛大汇演。那一天，联中操场红旗招展，汇成一片浩荡的红色海洋，红旗、红领巾、红扑扑的少年脸庞。轮到我们登台，我扯开嗓子、倾尽气力，将每一句歌词、每一个动作认真演绎……演出落幕，我们第一时间戴好红领巾，奋力挺直胸膛。

多年后，老旧的村小学已消逝不见，那位女老师也早已离世，但那个红领巾的故事，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无穷的回味。如今，我时常受邀参与中小学少先队活动，看着孩子们掂起脚尖，为我系上崭新柔软的红领巾，我常有恍惚之感。当年那个红领巾的故事，是时代留给一个少年最私密、最珍贵的馈赠。